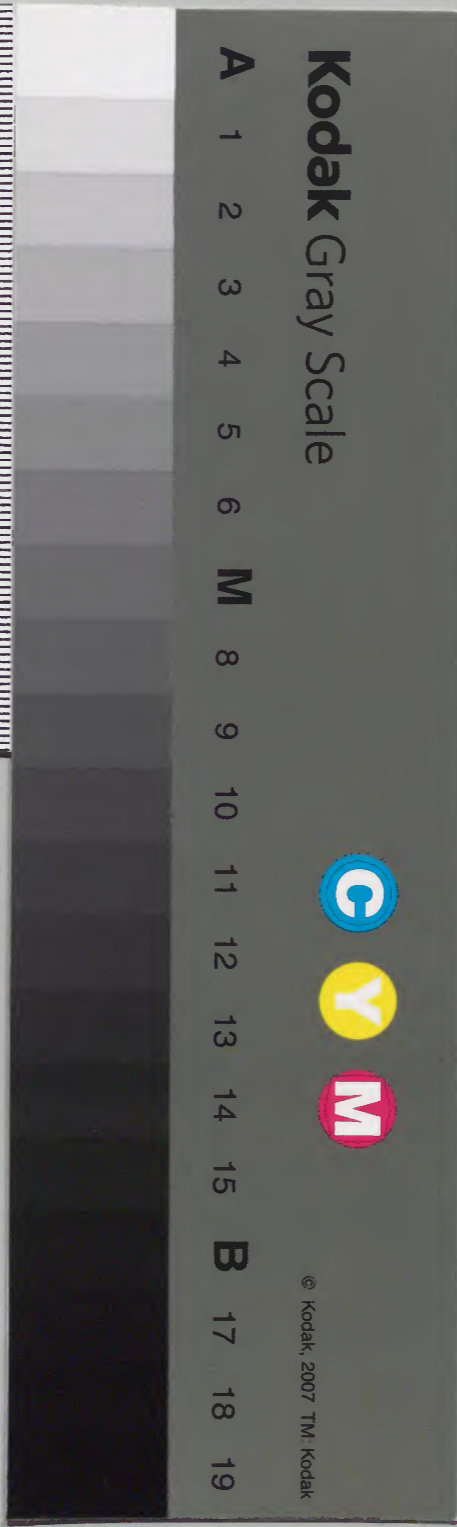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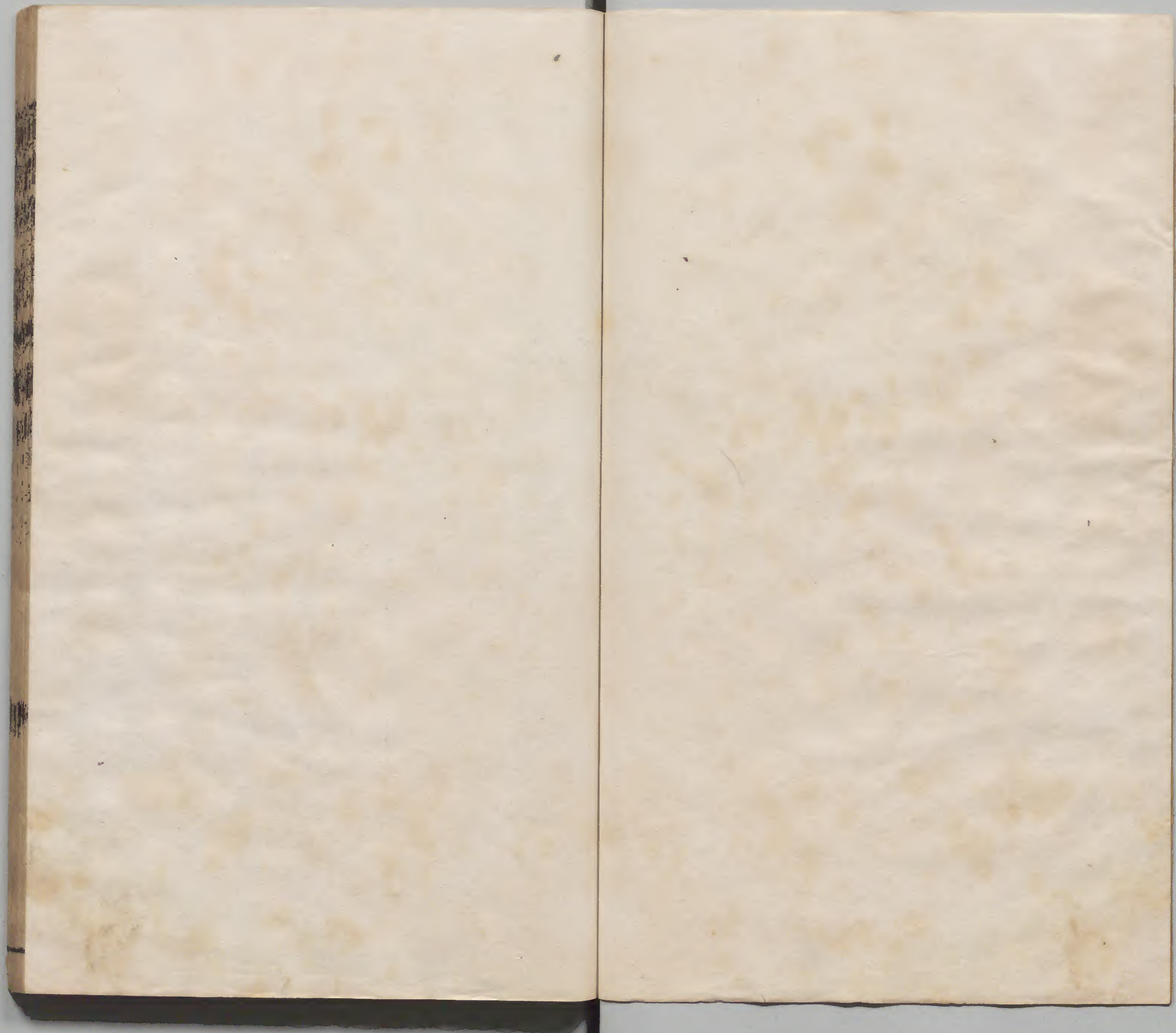
自一百八  
至一百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63)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

百八

癸巳一年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春正月己酉以趙善湘為

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戊辰火彌遠加食邑千戶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



金賀都喜  
死戰

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溫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弃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

招之不應  
敗不相聞  
金師渙無  
紀律

金入歸德

金蒲察官  
死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迫無來援者以至于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焚克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金崔立亂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二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姣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宋相僅免  
多矣

立衛紹王

元好問不  
終



愚哉何滅  
宋諸丞相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蒙古圍金亳州 二月丁丑。以趙范爲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趙葵秘書監兼侍講。余天錫禮部侍郎兼侍讀。癸卯。熒惑犯東井。三月丙辰。



金官奴亂

大雨雹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斛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懽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宋人主亦多有和解事



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符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

楚材造福



張子良

受降甚難  
然亦看局  
勢不得全

金蒲察官  
奴奇捷

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于柳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



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叅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錡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

金烏古

論錡

金完出殺官奴

定變



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  
 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  
 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  
 總師烏林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  
 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  
 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  
 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  
 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  
 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竟墻蒙古以五百騎迫  
 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  
 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  
 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  
 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  
 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  
 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鬚南向遂  
 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  
 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  
 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阜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重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

強伸死節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宋紀  
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  
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  
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  
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  
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  
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  
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  
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字木魯小  
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  
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王幸  
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  
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  
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  
販漸集金王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  
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  
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  
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  
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  
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



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合。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蒙古耶律楚材請以

馮璉之捷

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之。六月丁酉。以史嵩之為

劉儀

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岫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岫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牒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岫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丁順

樊文彬



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塔

金烏古論  
黑漢死戰

其易宋驕  
心粗氣如  
此金亡可  
券矣

察兒使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馬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孛術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非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九月壬寅朔日食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



復仇九世  
豈効此兒  
女子語但  
宋家宜萬  
分傲備勿  
狃於因人  
之一擊耳

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金主拜太子。節度使鵬舉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眾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



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宋紀  
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徃徃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

金賽不死節

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叅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字同叔鄞人浩之子也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



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  
終其身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  
禧觀梁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  
臣交劾莫澤貪淫忤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  
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  
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  
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  
爲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  
天下快之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時史彌遠  
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收召賢才擢用之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  
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  
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  
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  
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曾從龍宣繒免進魏了  
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  
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



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

王遂

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

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

無一否則  
有重臣市  
其重親臣  
而其親者

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



定論

袁詔趙善  
湘不終

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巳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耻以復中原 十二月庚辰以薛極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在史彌遠當國時用事時人謂之四木故罷樞密封毘陵郡公 戊申洪咨夔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袁詔仇視善類諂附彌遠詔罷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皆落職與祠 胡穎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云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巳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巳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東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

胡穎除妖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九 甲午一年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

直言舉賢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為監

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

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 秘書郎蔣重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替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



不自家事  
以積精神  
悟宜三  
復

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  
 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  
 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  
 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  
 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  
 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  
 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實 丙午詔趙  
 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 戊申孟珙同蒙古  
 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  
 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  
 鞞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  
 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  
 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  
 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  
 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  
 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  
 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  
 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  
 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  
 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

金承麟



為蒙古立

忽斜虎死

字木魯等  
父軍士五  
百皆死節

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  
 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  
 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  
 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  
 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  
 天地南面守門者奔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  
 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  
 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  
 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  
 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  
 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字木魯小婁室  
 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  
 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  
 城門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  
 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  
 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  
 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  
 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  
 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宋紀七  
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  
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  
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  
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  
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  
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  
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  
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奔厥本  
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  
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  
社稷哀宗無愧焉。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  
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  
壤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  
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  
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



金用安死節

游妓游湖是似道行徑士人戒諸

以佞曹之首易哀宗

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字术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欵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上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諂事權奸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三月巳酉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祗候林拓詣洛湯省謁八陵 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



之骨稍重  
中國積恥  
此亦理財  
崇儒之報

洪咨夔真  
古之遺直

金張天綱

不知所終  
是天不殺  
之也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  
 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又復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  
 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  
 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  
 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愛俘之  
 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領之不悉從  
 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完顏守緒骨于  
 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  
 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  
 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  
 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  
 死不巳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  
 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  
 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  
 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  
 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



之。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  
 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  
 譽引用非類詔並落職放罷。五月丙辰以趙范爲  
 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左司郎官李宗勉面對言  
 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  
 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  
 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  
 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  
 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  
 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  
 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  
 克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  
 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  
 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  
 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以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  
 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  
 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  
 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  
 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  
 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



徐僑

動用兵未晚。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倍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閹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丙寅，詔黃幹、李燾、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復元資以勵士風。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母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座右銘也。戊寅，以僑行簡知樞密院事。曾

戴埴



從龍叅知政事鄭性之僉書樞密院事陳貴誼兼同  
知樞密院事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  
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  
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  
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  
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  
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  
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  
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  
之道則無遠猷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  
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  
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  
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  
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巳卯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濟  
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  
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  
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  
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  
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

許應龍



禦盜  
陳韡

齊敏

西閩廣間與盜鍾全相結其勢甚熾樞密陳韡帥江  
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  
塹斬木塞涂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  
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  
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  
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  
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瘵非曰能之遷國子司業徐  
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  
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 癸  
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  
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  
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  
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  
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  
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  
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  
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  
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  
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岳壽

喬行簡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  
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  
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  
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  
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  
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仍贖  
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  
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  
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  
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  
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  
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  
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  
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  
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違恤  
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  
之非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  
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  
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



慮之弱亦  
坐此

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  
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  
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  
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  
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  
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  
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  
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  
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  
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  
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  
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  
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  
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  
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歲千金  
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  
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  
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  
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



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坐邊臣以誤國亦所不服

全李伯淵等

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賤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符然出一師一謀一計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



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  
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  
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  
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  
立尸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  
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  
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  
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愧樹上全  
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  
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  
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  
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  
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  
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  
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湯迪至城下城中寂  
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  
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  
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

赤莽不計  
軍儲

游變



空城無食  
次水灌軍  
營日助途  
今日助蒙  
古代人自  
伐拙哉

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  
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  
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  
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  
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  
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徐敏子與  
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  
乃班師趙葵全子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  
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次  
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  
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  
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  
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  
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間刻  
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  
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  
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  
御表成禮而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  
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  
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



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  
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  
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  
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勤停  
自效 已酉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  
言今承其弊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  
弊帝嘉納之 詔進士何寔編類朱熹解法文字有  
補經筵授上文學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  
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子翁直學  
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  
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  
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  
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  
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  
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今天厭夷  
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  
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  
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



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辛卯。陳貴誼卒。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檄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袁韶卒。韶字彥淳。慶元人。卒年七十七。累贈太師。初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韶。薛極卒。極字會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之常州武進人父抗知寧海縣有惠政極以父任補  
上元主簿舉制科歷官樞密使加少保和國公論者  
以其與史彌遠無忤有異議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 起乙未至丙申凡二年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

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

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  
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屯黃  
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爲襄陽



宜厚蓄不  
宜輕動珙  
對語與行  
事俱佳

陳均  
陳文蔚

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  
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  
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  
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俾浚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  
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  
二砦以居諸軍 辛酉遣程芾等為蒙古通好使  
二月蒙古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  
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乙  
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  
書解並補迪功郎 乙巳以真德秀叅知政事以疾  
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息民講武  
上嘉納之 夏四月甲子詔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  
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簿  
錄其家 五月乙未雨雹軍民交闕 御前諸軍都  
統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 甲辰真德秀卒德秀字  
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疾亟時冠帶起坐神爽  
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貢賢者是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有賴但初為濟王宮教不顯諫豫防以杜奸萌顧委之而去迨後雖嘗一訟其寃亦未若鄧若水之力春秋責備賢者蓋不無遺憾 六月戊寅以鄭清

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己卯葛洪罷 庚

辰流星晝隕祈雨

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

赴闕為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始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漢且下寬大之詔而民皆受惠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弃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賜禮部進士四百五十四人。潘枋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如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



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物語最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凱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閒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燕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已丑熒惑入太微垣 蒙古主命子闊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辛丑流星晝隕丙午太白入東井 庚申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弃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關而還 閏月丁亥全子才劉子澄坐唐州之役弃兵宵遁子才謫居衡州子澄謫居瑞州 八月甲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莫安間者軍士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掎尅而飢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故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闈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七  
犴故必罰朕不敢赦 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時金亡郡縣

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眾曰宗祀已失吾

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

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狗一時之

節孰若屈已只欠一死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

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

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

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

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

截嘉陵進趨大安闊端資其糧械 十一月乙丑以

曾從龍為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僉書樞

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十二月庚寅命魏了翁往

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

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

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

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叅謀官趙善瀚

馬光祖為叅議官 甲辰曾從龍卒從龍字君錫晉

江人歷官知樞密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所至威惠

了翁無此  
才具如何  
不辭



並行人皆稱之。以余嶸同僉書樞密院事改大理司直杜範爲軍器局監丞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願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弃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



尚稼

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日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簪之振揚者日以鑱朝廷紀綱簪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之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兵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旣而蒙古先

稼死節

曹友聞



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

罷天基節宴詔勸農桑賜安南國王封爵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斛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

李復明死戰

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還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韓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

舉排輕率

為淮西制置使韓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蒙古

襄陽降蒙古

古從耶律楚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為額。三月

趙范不終

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

李虎不終



博一空汴  
城反奔一  
襄陽

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

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坐

失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

侍御史李韶訟曰聽其去為是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謹

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

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癸丑下詔罪已時師屢為蒙古

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

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

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

難已甚屬讐金之寔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

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

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

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

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蒙

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二萬



蒙古忽都虎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六月己亥洪咨夔卒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進退不苟歷官端明殿學士癸卯熒



徐清叟

惑填星合于畢丙午熒惑犯填星 秋七月陳卓罷  
 丁卯以鄭性之叅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戊  
 辰御史杜範吳昌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官  
 李韶為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韶奏曰頃同臣居言職  
 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  
 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  
 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  
 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  
 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  
 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 甲申雨血 八月丙戌趙范坐失  
 襄城罪再貶秩建寧府居住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  
 捍禦 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  
 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凡之以凡事樞時北庭無漢  
 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  
 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  
 眾至是破棗陽忒木斛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  
 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

蒙古姚樞  
楊惟中趙復



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上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 乙亥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

曹友聞曹萬死節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

聞帥師扼僊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

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

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

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

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

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

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

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

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

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嚙枚突陣會大風

彥呐中制

劉虎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淖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丙午蒙古闕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彛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

劉銳父子  
趙汝彛死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有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彛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封陳日熒為安南王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海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燭照江數十里相接



趙武

丘岳禦敵

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  
 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  
 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郤岳  
 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  
 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  
 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戊辰，以  
 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  
 邊方略。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  
 是歲安南來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十一



